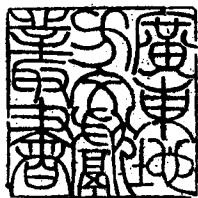


嶺南歷代詩選

陳永正選注





岭南历代诗选

陈永正选注

广东人民出版社

岭南历代诗选

陈永正 选注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30.625印张 3插页 688,000字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书号10111·1465 定价6.50元

出版说明

《广东地方文献丛书》，向读者提供有关广东地方的历史、文化、艺术以及其他方面的文献，以便专业和业余爱好者参考和研究之用。这套丛书内容比较广泛，不固定部数，分期陆续出版。《岭南历代诗选》是其中的一部。

岭南历史上由于它区域的特殊性，自然环境和社会状况与中原有较大的差异，所以岭南诗歌有鲜明的地方色彩，而无论在思想内容或艺术形式方面也富有革新精神。从唐代以至近代优秀的岭南诗人，每能一空依傍，自立门户。唐张九龄“首创清淡之派”；宋余靖以其朴老之作，净洗西昆的铅华；南园五子一反元诗的浅薄纤弱，上追三唐；岭南三家力扫明代复古之风；清黎简、宋湘锐意创新，拔戟自成一队；近代黄遵宪、康有为等更成为“诗界革命”的主要人物，给传统诗歌添了生气和活力。岭南诗人对中国诗歌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部《岭南历代诗选》，所选的是自汉代以迄近代的岭南诗人的诗作。在这近二千年中，岭南诗人有作品流传的在千名以上，有的诗人作品多达数千首，诗歌的总数是很可观的；这里选编入一百四十七家五百九十七首，并加以较详细的笺注。希望通过对这些诗人和作品的介绍，使读者对岭南历代诗歌的概况有所了解。

前 言

岭南，指五岭以南地区，这里专指广东地区。广东地区，周代属楚国，秦、汉时称南越（粤），置南海郡，唐代属岭南道，宋代为广南东路，元代始称为广东。岭南自春秋、战国时起，已成为全国闻名的富庶之区，工商业发展得很早，秦、汉以后，各地人民不断逾岭南来，大大促进了岭南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岭南诗歌，也成为中国诗歌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逐渐形成在中国诗坛上著称的具有地方特色的诗派——“岭南诗派”（也称做“广东诗派”或“粤东诗派”）。

《岭南历代诗选》，是广东地区的历代名家诗歌选。

一

岭南地处僻远，唐、宋以前，文献散佚，诗歌流传甚少。岭南诗人见于载籍最早的是汉初番禺人张买，据欧大任《百越先贤志》载，他在孝惠帝时“侍游苑池，鼓棹能为越讴，时切规讽”，可惜其诗已不传。东汉番禺人杨孚，著有《南裔异物志》，文中的“赞”都是四言韵语，优美生动，富有诗味，被认为是粤诗之始。两晋、六朝时，史籍载有东晋高州刺史冯融“汲引文华士相与为诗歌”，梁朝曲江人侯安都所为五言诗“亦颇清靡”，这些诗歌都已散佚无考。陈朝时被誉为“岭左奇才”的南海人刘删，传世的只有被收进《艺文类聚》的九首诗。唐代以前，尽管流传下

来的岭南诗歌不多，但也可以看到岭南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密切关系，岭南诗歌是在中原诗歌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唐代是我国诗歌空前繁荣的时代。唐代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使一些出身贫寒的读书人能有机会置身统治阶层，也直接促进了唐诗的发展。唐玄宗初年，出生在粤北山区的一位寒门庶族之士张九龄登进士第，接着又以“道侔伊吕科”策高第，累官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迁中书令。这位贤明正直的宰相，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是陈子昂所倡导的诗歌革新运动的同盟者，在扭转齐、梁以来“彩丽竞繁”的不良诗风方面作出了贡献。他的名作《感遇》十二首以及他被贬到荆州后写的一些五言古诗，思深力道，兴寄风雅，继承了汉、魏风骨的优良传统。如：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感遇》之一

他的写景抒情的小诗，每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离骚》中“美人香草”式的比喻，以寄寓对美好理想的热切追求。如：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望月怀远》

这些诗歌对后来的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韦应物等诗人都有过影响。明代胡震亨就说张九龄“首创清淡之派”，也有人把他看作是“岭南诗派”的创始者。

张九龄以后，直至晚唐，才有邵谒和陈陶两位较著名的诗人。邵谒出身贫苦，年青时当过县吏，因被县令羞辱，发愤向学。他对人民疾苦有切身体会，其诗亦多讽刺时事，有较高的思想性。名作如《岁丰》、《寒女吟》等，揭露了社会中不平等情

况，沉痛深刻，可称衰世的实录。陈陶生于丧乱之际，写下不少哀生念乱的诗作，其代表作《陇西行》“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惊心动魄，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唐五代岭南诗人还有黄损、孟宾于等，他们都有感愤时事的作品。如孟宾于的《公子行》，写王孙公子糟蹋农田的罪恶，表现了对上层统治阶级腐朽生活的不满。

唐代岭南诗作湮没甚多。如柳宗元曾盛称廖有方诗“有大雅之遗”，今廖诗仅存一首，岭南第一位状元莫宣卿，现存诗只有三首，其他诗人诗作的命运更可想见了。清人黄子高大力网罗遗亡，成《粤诗搜逸》四卷，除张九龄、邵谒、陈陶外，所得唐、五代岭南诗人仅二十人，完整的诗三十三首，这在多达二千余作者、近五万首唐诗中所占的比例毕竟是极少的。

二

何藻翔《岭南诗存》指出：“广东宋诗存者尤鲜，崖门兵燹，版籍荡然，元、明均尚唐音，无人收拾。”宋代岭南诗人只有余靖、崔与之、李昉英等少数几位有诗文集流传下来。

北宋初年，朝廷中流行着艳丽晦涩、内容贫乏的西昆体诗时，岭南诗人余靖以他骨格清苍、幽深劲峭的诗歌，给宋初诗坛带来了一些新鲜的气息。后来欧阳修发动诗文革新运动，主张“变体复古”，余靖也是这次革新运动的同盟者。他的诗“清华取质”，五言尤佳。其早年诗作《山寺独宿》写道：“柴车走县封，穷途秋耿耿。急雨失溪声，残灯淡窗影。驱驰下士身，凄凉旅人景。山寒梦难成，始识今夜永。”诗歌的语言风格也跟梅尧臣的很相似。

南渡前后，岭南传世的诗歌较少。南宋后期，始有崔与之、李昴英二人，可称名家。这时宋朝国势衰落，民族危难日益严重，他们写下了不少诗篇，抒发对国事的深切忧虑。如：

棋于观局易，药到处方难。休戚君眉睫，安危我肺肝。
别来年事晚，病起鬓华残。东望强人意，天风送雁翰。

——崔与之：《送范漕赴召》其二

诗中表现了个人与国家休戚与共的思想感情，在沉郁中仍有高昂的气概。

南宋末年，抗元斗争的前线转移到南方，向来平静的岭南地区成了兵戈扰攘的战场。民族英雄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在这里率军抗敌，终于慷慨赴死。这期间，岭南地区涌现了一批爱国诗人，如袁玘、陈纪、赵必瓌、李春叟、马南宝、何文季等。他们多曾积极参加抗元的军事斗争，有的毁家纾难，投笔从戎，有的奔走呼号，发愤恢复。用他们的诗歌抒发爱国激情，鼓舞义军的士气：

龙泉出匣鬼神惊，猎猎霜风送客程。白发垂堂千里别，
赤心报国一身轻。划开云路冲牛斗，挽落天河洗甲兵。马
革裹尸真壮士，阳关莫作断肠声！

——李春叟：《送熊飞将军赴文丞相麾下》

诗歌慷慨悲壮，令人气旺。

厓山之变后，遗民诗人们隐居山中，彼此以名节相励，拒绝出仕元朝。长歌当泣，他们的作品中充满着凄怆、愤懑之情，表现了坚贞的民族气节。这些诗人中以赵必瓌最为突出。他早期的诗歌壮怀激烈，颇近文天祥《指南录》之作，晚年归隐乡中，饱经忧患，愤世嫉俗，诗意更为沉郁深厚，蕴含着亡国遗臣极大的悲痛。如他的《避地》诗：“收拾当门破敝黄，山中蕙帐梦魂

香。风供松叶暖茶灶，云卧茅窗冻笔床。一雨鸣蛙乱深夜，数声啼鸟怨斜阳。风尘浩浩愁如海，怎得中山酿酒方？”可想见作者心中被压抑而无法宣泄的怨愤之情，千载之下，犹令人低徊不已。

总的来说，宋代岭南著名的诗人虽然不多，但这个时期的岭南诗歌还是有它的价值的。岭南诗人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作品题材宏阔，内容充实，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表达了诗人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岭南宋诗重视体格，苍劲有骨，多慷慨雄直之气，实际上已开了岭南独特的诗风。

元代岭南诗坛沉寂。元初的诗人大都是南宋遗民，尔后作者寥寥，直到元末，才有罗蒙正出，以盛唐为宗，开了南园五子的先河，可惜他的诗作也大多散失了。

三

明王朝结束了蒙古贵族奴隶主在中国的残酷统治，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经济也日趋繁荣。可是，明代的文学，除了戏曲、小说等方面取得较大的成就外，其余如诗、词等都显得萧条冷落。明代专以经术取士，轻视诗赋，文人把写诗作为余事，加以明代诗歌创作长期以来有摹拟唐诗的习尚，使得明诗失去了唐、宋诗那活泼泼的生命力。不少的文学史家都认为，明代是中国诗歌的衰落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个中国诗歌的衰落时期，岭南诗歌却得到迅速的发展，其成就甚至超过了唐、宋两代。

元末明初，岭南诗坛上有一支异军突起，以孙蕡为首的五位青年诗人，在广州的南园（即抗风轩）组织诗社，名为“南园五

子”。他们为诗，力矫元代诗歌创作上纤弱委靡的文风，以上追三唐，使岭南诗风为之振起。南园诗人以其具有特色的诗作，在元末明初的诗坛上放出异彩。南园五子中，以号称“岭南诗宗”的孙蕡成就为最高。他的诗歌既有气象雄浑的一面，又有清圆流利的一面。他能写各种诗体，清人朱彝尊说他“五古远师汉魏，近体亦不失唐音，歌行尤琳琅可诵”。如他的名作《下瞿塘》，描写在瞿塘峡中行舟滩险流急的情景，笔意矫健，形象生动，很有气势。南园五子开创有明一代岭南诗风，使岭南诗歌能沿着比较正确的方向发展，他们的功劳是应该肯定的，在中国诗坛上也应有一定的地位。南园五子由于僻处岭南，少与中原文士相接，故在文坛中未被重视，历来文学史著作也很少提到他们的名字。然而，如同委置于尘土中的明珠那样，其晶光莹彩是掩盖不了的。更令人惋惜的是，明初文网森严，朱元璋对文人尤为猜忌，南园五子中的孙蕡、黄哲都无辜被株连，惨遭杀害，赵介也被逮赴京，途中病死。他们所写的大量诗歌也因而散落。明嘉靖年间陈遵辑得《南园五先生诗》五卷，已不足二百首了。

明中叶的诗人丘濬、陈献章、黄佐，都是著名的学者。丘濬诗法度谨严，典雅清丽，陈献章诗超妙自然，清新美秀，黄佐诗雄伟奇丽，壮浪恣肆，三家各有特色。陈献章的七言绝句，写景优美，别具理趣。如《和林子逢至白沙》诗：“一样春风几样花，乾坤分付各生涯。如今着我沧江上，只有秋香扑钓槎。”《偶得示诸生》诗：“江云欲变三山色，江水初交十日秋。凉夜一蓑摇艇去，满身明月大江流。”一位哲学家淡远的襟怀、澄明的心境都在诗中表现出来了。被称为“粤中昌黎（指韩愈）”的黄佐，诗歌题材多样，境界宏阔。如：

拔剑起舞临高台，北斗插地银河回。长空赠我以明月，

天下知心唯酒杯！门前马跃箫鼓动，栅上鸡啼天地开。倦游却忆少年事，笑拥如花歌落梅。

——《春夜大醉言志》

此诗“倜傥不群，神来气来”，表现了诗人激昂的志节和豪迈的气概。自永乐、成化以来，浮靡空洞、粉饰太平的“台阁体”垄断诗坛，而这几位学者的诗作却能令人耳目一新。

嘉靖年间，欧大任、黎民表、梁有誉、李时行、吴旦等五人，继南园五子故事，又聚会于抗风轩，重创南园之风，称为“南园后五子”。他们在青少年时大都曾师事黄佐，受过较系统的封建文化教育，后来都当上中央和地方的中小官吏，诗名远播中原，其中梁有誉更是“后七子”之一。明代中后期，正值前、后七子发动文学复古运动的时候，学诗的人无不以李梦阳、何景明以及李攀龙、王世贞等为主臬，南园后五子也不免卷入诗界的潮流中，在“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拟古主张影响下，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都有摹拟古人之迹。但南园后五子毕竟继承了前五子开创的比较健康的诗风，其所为诗重视反映社会现实，艺术风格也较雄直。即使如复古运动中的人物梁有誉，清人朱彝尊也认为他“所得于师友者深，虽入王（世贞）、李（攀龙）之林，而未受其习染”。能部分摆脱复古主义的陋习，在当时总算是难得的。如欧大任的《三河水》、黎民表的《癸亥十月书事》等诗，记述了当时重要的政治军事事件，语言质朴，感情深沉。又如梁有誉的一首七律：

谁悟当年谶已真？汴杭回首总成尘。愤无句践三千士，
死恨田横五百人！海上乾坤春梦短，崖前风雨国仇新。贞魂若作啼鹃去，
葛岭峰头哭万巡。

——《崖门吊古》

此诗雄深悲壮，句律精严，比起同时中原诸子来说，是更有真情至性的。

万历年间，复古主义的文风还笼罩着整个诗坛，岭南诗人区大相“力祛浮靡，还之风雅”，写了不少内容充实，感慨深沉的诗歌，有的在风格上逼近杜甫乱离之作。区大相诗有着鲜明的倾向性和现实主义内容，反映了明王朝日渐衰落过程中的社会面貌。如他的名作《南行感怀》诗四十首，对封建国家的重大问题，如宦官专权，横征暴敛，媚事强敌，经济崩溃等都作出深刻的揭露和评论，表现了诗人对当时社会危机的洞察力。屈大均认为“明三百年岭南诗以海目（大相之号）为最”，也是有根据的。自区大相后，广东诗派向着更健康的道路发展，终于出现明末岭南诗坛中奇特的繁荣局面。

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岭南诗坛上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爱国诗人，其中包括著名的爱国将领袁崇焕以及在抗清斗争中牺牲的烈士黎遂球、邝露、梁朝钟、陈子壮、陈邦彦、张家玉等。这些诗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勇赴国难，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诗人的“耿耿孤忠”，发而为诗，表现了汉族人民在民族斗争中坚贞不屈的精神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这些作品无论从内容上或艺术形式上都达到当时的最高成就，在明末诗坛上放射出夺目的光彩。他们当中以黎遂球、邝露、陈邦彦三人最为杰出，清人温汝能编辑《粤东诗海》，把黎称作粤中李白，邝称作粤中屈原，陈称作粤中杜甫。

黎遂球与陈子壮等十二位诗人，在崇祯年间修复南园旧社，被称为“南园十二子”。黎遂球的诗歌的确能继承南园诗社的传统，在雄直痛快中又有沉着之意，有不少反映明末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生活的好作品，表达了诗人强烈的爱憎之情。如他的

少作《古侠士磨剑歌》：

十年磨一剑，绣血看成字。字似仇人名，难堪醉时视。
旧仇剑边鬼，新仇眼中刺，泪啸复悲歌，啾断长虹气。不得语公孙，阿世斯其志。

怀着对魏忠贤诸奸的深仇大恨，表示了翦除祸国殃民的阉党的决心和不凡的英雄气概。

邝露是一位很有个性的诗人，身世遭遇也很奇特。青年时曾只身深入广西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并当上瑶族女首领云髻娘的书记。他的诗多感时伤乱之作，得《楚辞》的遗意，在慷慨悲歌中别有一种幽艳凄婉的情调，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邝露向被称为“旷世未易之才”、“旷代仙才”，在岭南诗坛上有很高的地位。他的名作如：

五树歌残去渺然，齐州九点入苍烟。孤槎与客曾通汉，
长剑怀人更倚天。晓日夜生圆峤石，古魂春冷蜀山鹃。茫
茫东海皆鱼鳖，何处堪容鲁仲连？

——《浮海》

南北神州遂陆沉，六龙潜幸楚江阴。三河十上频炊玉，
四壁无归竟典琴。蹈海肯容高士节？望乡终轸越人吟。高
台倘拟封泥事，回首梅花塞草深。

——《后归兴诗》

这些诗作悲劲苍凉。南明小朝廷已土崩瓦解，残局再难收拾，诗人已预感到国家最后的命运，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了极度的沉痛和忧愤。

陈邦彦诗笔力老健，气魄宏大。作战失败被俘后，他以古代烈士的高风亮节自励，在狱中步文天祥《过零丁洋》诗说：“泉路若逢文信国，不知双眼可谁青？”表明自己效法先贤、以身殉

国的决心。还值得一提的是爱国诗人张家玉。他在东莞起兵时写了著名的《军中遗稿》诗集，他的诗雄壮豪迈，慷慨淋漓。火热的军事斗争生活，使诗人强烈的诗情喷薄而出，血热满纸，不假修饰，“率皆贯虹喷碧之语”。如《自举师不克与二三同志快不快不平赋此》诗：“落落南冠且笑歌，肯将壮志竟蹉跎？丈夫不作寻常死，纵死常山舌不磨。”表现了诗人凛然的民族气节。这些岭南爱国志士的诗歌，都是我国诗史中的瑰宝，是值得珍视的。

陈遇夫《岭海诗见序》对明代岭南诗作出总结：“有明三百年，吾粤诗最盛，比于中州，殆过之无不及者。其体大率亦三变。明初南园五先生倡之，轻圆妍美，西庵（孙贲）为首，嘉靖七子建旗鼓于中原，梁公（梁有誉）与焉，所尚高丽庄重，名馆阁体；驯至启、祯，政乱国危，奇伟非常之士出，抚时感事，悲歌当泣，黎、邝诸君发为慷慨哀伤之音，而明祚亦遂终矣。”

明朝灭亡后，不少具有民族气节的中下层知识分子，为了反抗敌人压迫，维护民族尊严，继续进行秘密的抗清活动。他们面对征服者的屠刀和囚笼，英勇顽强地用武器和文字坚持战斗。当斗争失败后，他们蜷处山林，拒绝跟清政权合作，孤芳自赏，别有怀抱。诗人张穆、函可、陈子升、王邦畿、陶璜、张家珍、屈大均、陈恭尹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遗民诗人，以他们大量的悲壮激昂、沉郁感愤的诗歌，反映出当时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揭露和控诉清朝统治者残酷的民族压迫，表现了汉族人民抗击征服者的决心和勇气。他们时而引吭高歌：“亦知匕首无成事，只重荆轲一片心。”（王邦畿：《燕台怀古》）他们时而低首微吟：“世乱微躯珍晚节，尘空老眼极秋毫。”（陈子升：《閤夜》）无论在怎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诗人对国家和民族的信念始终是坚定的：“莫叹无成当此日，从来正气本山川！”

(张家珍：《送李成宪还零丁山》)是的，正是这浩然正气充满了诗人的胸怀，使他们长葆忠贞坚毅的志节。

屈大均、陈恭尹两位遗民诗人以及同时的梁佩兰，被称为“岭南三家”。他们的作品不仅在岭南，而且在全国都享有令誉，在文学史上也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屈大均早年的诗歌慷慨豪迈，奇情郁勃，表现了诗人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的理想。如他在二十七岁时写的一首五律诗：“一笑无秦帝，飘然归海东。谁能排大难，不屑计奇功！古庙千秋月，荒台万木风。从来天下士，只在布衣中！”（《鲁连台》）气势雄阔，笔力奇横，可以看出李白积极浪漫主义诗风的影响。诗人热情地歌颂抗清英雄：“地下多吾友，皆为殇鬼雄。夜来梦雪窦（即雪窦山人魏耕），长啸战场中。”（《梦》）屈大均中年以后，事业失败，壮志无成，他的诗歌更为深刻沉痛：

朝作轻云暮作阴，愁中不觉已春深。落花有泪因风雨，
啼鸟无情自古今。故国江山徒梦寐，中华人物又消沉。龙
蛇四海归无所，寒食年年怆客心。

——《壬戌清明作》

苍凉悲慨，表现了遗民志士对故国深切的怀念。屈大均诗的艺术语言也很有特色，如“风助群鹰击，云随万马来”（《云州秋望》）、“白刃若春风，功名非所求”（《过涿州作》）、“三军矢刃尽，北首皆死敌。腐肉委沙场，乌鸢不敢食”（《从军曲》）等，皆戛戛独造之语。

陈恭尹继承了其父陈邦彦郁勃沉雄的诗风，更益以深刻悲慨，表现了遗民心中的难言之恫。他的作品以七律成就为最高，如他的名作《厓门谒三忠祠》：“山木萧萧风又吹，两厓波浪至今悲。一声望帝啼荒殿，十载愁人拜古祠。海水有门分上下，江

山无地限华夷。停舟我亦艰难日，畏向苍苔读旧碑。”通过凭吊古迹的方式来表达故国之思，被誉为“大气磅礴”，“卓绝千古”之作。

明末清初岭南诗坛上以屈大均、陈恭尹为代表的诗人，他们的作品虽遭清朝禁毁，却依然能流传下来，并对当时和尔后的诗人产生较大的影响，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诗歌流派。诗人朱彝尊、王士禛等称之为“岭南诗派”、“粤东诗派”。可以说，在明代，特别是岭南三家出后，岭南诗派已成为我国诗坛中的一个重要的流派了。

四

清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清初顺治、康熙年间，国势强盛，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学术和文艺都出现了一时繁荣的局面。岭南诗坛中程可则、梁佩兰、吴文炜、方殿元等，都是自明入清的诗人。他们的思想行为是复杂矛盾的：对故国既未能忘怀，又出仕于清朝；与明遗民继续诗酒往还，又奔走于达官贵人门下。他们的诗歌间杂以兴亡离乱之感，反映出易代之际的民生疾苦，但又对当时重大的社会矛盾采取回避的态度，甚至有意无意地粉饰太平。他们的诗集中充塞着吟咏景物和酬赠之作，思想内容就远不如同时的遗民诗了。梁佩兰是“岭南三家”之一，工力深厚，颇有才华。诗歌艺术成就较高。他早年的诗中每有感时之语，如其名作《养马行》、《采珠歌》等，抨击了当时黑暗政治和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同情。

乾隆、嘉庆期间，中国诗坛上又出现了拟古主义的倾向。

沈德潜主“格调”说，要求诗歌为封建政治服务，一归于“温柔敦厚”；稍后的袁枚又提出“性灵”说与之相抗，而其诗往往流于轻佻滑易。在这个时期，广东出了冯敏昌、黎简、宋湘三位优秀的诗人，他们摆脱了“格调”、“性灵”两派的笼罩，沿着张九龄以来逐渐形成的、由南园五子和岭南三家加以发扬的岭南诗派的道路前进，卓然自树，屹立于中国诗林之中。

冯敏昌当时号称大家，其诗被认为是“昌明博大”、“力追正始”之作。他尤善于用朴素的语言写深挚的感情。如《高廉道中作寄晚堂弟》诗：“回忆出门时，匆匆寡行色。小女更牵衣，室人抱之入。离别亦已屡，惆怅终何益。挥袂出门去，乃亦至今日。”语语直写心事，不加修饰，不求工而自工。

黎简是位奇士。他鄙薄功名，洁身自好，足不逾岭而名震中原。他为诗刻意求新，喜欢使用奇特的语汇和创作手法，以图创造出曲折幽深的意境。诗歌风格峻拔清峭，很有特色。如：

墙头暮鸦飞不起，鸦背松声冷于水。如山北风压破屋，
拍枕大江浮两耳。窗竹偃蹇欲折根，急雨落瓦寒有棱。饥
鸦嚙嚙状哺鬼，纸窗琅琅如裂冰。风头越大雨点重，松子
逾时尚跳动。灯危在壁寒不明，心战如波静还涌。我忆滇
山西远征，冰天苦月寒峥嵘。两奴争被静一哄，独马恋人
悲自鸣。身劳归惜妻拮据，裘敝倏惊年岁更，煌煌肥马从
朋友，跼跼飞鸢阅死生。生还喜尔情过绝，以病示人无病
骨。明日梳头视青镜，今夕苦吟得白发。莫思广厦庇众寒，
少陵诗翁古迂拙！

——《寄黄药樵》

此等诗“令人目遇而眩，耳遇而悦”，象孟郊、李贺那样，